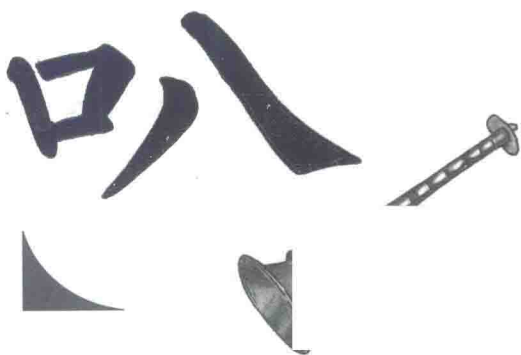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喇

Laba

周恒
◎ 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喇叭

Laba

周恒◎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喇叭/周恒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396-5131-6

I. ①喇…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180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朱寒冬 何 健

责任编辑:张妍妍

装帧设计:许含章 褚 琦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4 字数:19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陈田

委 员：陈田 季宇 吴雪 王章好 王艳 江枫 许辉

编委会

总 监：吴雪

主 编：许辉

委 员：吴雪 许辉 何世华 唐先田 段儒东 赵凯

特约编辑：祝越 余同友 匡妙妙 刘文婷

目次

上 篇 001

中 篇 071

下 篇 133

喇叭

上 篇

几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传闻：宫廷里有一位乐师，喇叭吹得特好。艺名周喇叭。讲他吹《百鸟朝凤》，能把小鸟引来围着他吹的那支喇叭飞来飞去，还唧唧喳喳地跟着曲子里的鸟叫声叫着。说是后来这位乐师研究出了一支神秘的喇叭曲子，叫《拉心曲》，却把宫女吹上了床，而他被挖了两只眼。

民国十九年，喇叭吹的《拉心曲》在淮北平原上出现了。

夏天里的一个早晨，河岸上传来了喇叭声。东边偏北的那片树林子，上了一层薄雾，那层雾像是一缕缕，像是一簇簇，像是一团团，感觉距离很远，又感觉距离很近。实际上，那不是上的雾，那是从河里散发出来的阳气。平原上的夏天，夜里显短，白天显长。河水经过烈日一整天的曝晒，到了晚上，河里上面的水是热的，底下的水是凉的，《黄帝内经》里讲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大类组成。譬如白天为阳，黑夜为阴；上为阳，下为阴；热为阳，凉为阴；朝晨为阳，晚夕为阴；上午为阳，下午为阴；正午属于阳中之阴，子夜属于阴中之阳。还讲阴阳是平衡的。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就没有阴。阴阳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所以，河里的水到了晚上，上边热的开始下降，下边凉的开始上升，一升一降，经过对立达到统一，这就叫“阴阳平衡”。从夜里到早晨，早晨属阳，阳气开始上升，河水水就开始向上散发着一一种像气体的阳气，看上去像上的雾。通红的太阳从岸边的那片树林子一露出来，那层薄薄的东西就不见了。夏天的太阳比冬天的太阳向上升起来的速度要显得快多了，冬天里的太阳往上升的时候有点儿像刚从花轿里被搀下来挪动着三寸小金莲走路的新娘子，夏天里的太阳往上升的时候却像个结婚刚过了头一个晚黑的新郎官似的笑嘿嘿的，仿佛是一眨眼间太阳就变成了鲜亮亮的了。愈升愈高时却变成了一团耀眼的白团团。

那条河叫濉河。濉河是淮河北岸的支流，濉河在淮北平原上算得上是一条比较有名的河了，从西向东，也宽也长，曲曲弯弯，弯弯曲曲，千百年来流淌不息。两岸长满了刺槐树，远远望去像两条绿色的长龙。河边

地断断续续地长着一片片苇子和一片片水草，有的水草上开着小白花和小蓝花。

吹喇叭的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是站在河岸上边的一片刺槐树林子边上吹喇叭的。小男孩很瘦，个头还不足半桩子高，留着锅铲子头，从后脑勺垂下来一根细细的小辫，身上还斜背着一只土布缝的书包。小男孩吹着一支枣红木杆子的小喇叭，小喇叭碗子是黄铜的，在早晨的阳光里闪烁着黄色的亮光。

对岸的河边有一条小木船在那里漂着。那里是个渡口。附近村庄的人过河，都得乘坐那条小木船过河。摆渡的是个烂眼老头，那老头是个可怜的孤老头，他吃住都是在北边河床上边的那间小土草屋里。摆渡的老头正在河边的浅水里用一根竹竿一插一拔地划着船，他一边划着船，一边去水里打捞昨天晚上丢在水里的丝网和虾篓，把逮着的小鱼小虾放在船上的独笼子里边。他头戴着一个像半个西瓜壳一样的小帽。

吹喇叭的小男孩练完了爹和爷爷教他的几支晨练的曲子，就用他的小喇叭模仿着吹奏拉魂腔泗州戏里的段子。小男孩吹奏的是《喝面叶》……

摆渡的老头，一时兴起，也跟着喇叭喊了几嗓子……

回家吧，回家吧

家里还有老婆在等着我

……

满河筒子里都是唱拉魂腔泗州戏的声音了。

河里有亿万片碎银子在闪烁。

小男孩抬眼望了望太阳，太阳躲在那团白团团里边射他的眼睛，不想见他。他就只能看清楚那团白团团，看不清楚躲在白团团里边的一闪一

闪的太阳了。小男孩知道又到了昨天早晨的那个时间，屋脊上的烟囱里不冒烟了，该回家吃早饭了。要不然，娘又得来河岸上喊他了。

可是，那个早晨，娘没来喊他。

小男孩朝河边看了一下小木船上那个戴西瓜壳小帽的老头，把小喇叭装进身上背的书包里，就一蹦一跳地下了河岸，一蹦一跳地朝他家走去了。

小男孩叫周学宝，他家就挨河岸下边。周学宝家是吹喇叭的，村上人叫他们是“周家班”。在淮北平原，凡是吹喇叭的都被称为这个班那个班。周学宝在周家班属于重孙的辈分，家里数他最小：有太爷爷，有爷爷和奶奶，有爹娘和叔叔。河岸下边的田地边有一条小土坷垃路一直通到他家屋后面。

周学宝家四代人住的是几间小土草屋，土墙的农家小院，院子大门是两扇子旧木门，刮大风时门板还吱吱响。木门楼子顶上苫着麦草，土加麦糠和成稀泥压的脊。门楼上写着“周家班”三个黑字。他家大门口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官道。挨南边就是一个村庄，村名叫前车轱李家。村里村外都是树。

周学宝的家是在前车轱李家的北头住。

周学宝家只有周学宝是生在前车轱李家长在前车轱李家。太爷爷、爷爷奶奶和他爹娘他叔叔都不是安徽淮北人。老家是在河南开封，是当年逃难来到淮北平原的。

爷爷叫周景坤。因为爷爷头大，村上人好叫他“周大头”。爷爷人老实，心眼也好，见人先跟人家打声招呼，听人喊他周大头，也不恼，还朝喊他的人笑笑。村上人知道爷爷是吹喇叭的，若是谁家办丧事，招呼他一声，他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有时候，也把儿媳妇带去当帮手，打打镢子、吹吹箫什么的。爷爷吹着喇叭把人送下地以后，随便你给，给一个铜板也行，给两个铜板也行，一个不给也行，只要给顿饱饭吃就行。请周家班吹

喇叭花费小,穷人家只要办丧事,就说:把周大头叫来吹吹就行了。就连附近的村子办事,也喜欢来请周家班。

但爷爷脾气倔。办丧事来请他吹喇叭,他去;办喜事请他吹喇叭,他不去。任你磨破了嘴皮子,奉承话说了一抬筐,也白搭。爷爷还是那句话:对不住咧,这是咱周家班的班规。本村人和附近村子的人就都知道爷爷吹喇叭不吹喜事,只吹丧事。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是爷爷常在嘴里念叨的一句话。虽说爷爷吹喇叭在这亩田地上没有多大名气,可是他没忘练习吹曲子。只要爷爷没被请去吹喇叭,不论是热天里还是冷天里,爷爷天天都起早到滩河岸上练习吹曲子。爷爷每次去,都得把爹和叔叔喊起床一起去练习,一吹就吹到太阳出多高,爷三个才回家吃早饭。

周学宝那时才刚满周岁,爹每次抱着他就在怀里逗他玩,有时候逗着逗着,就把喇叭曲子哼给他听了。周学宝长到三岁时,爷爷将一脸盆水端到家院子里放在小板凳上,让他脸对着脸盆立正站好,小嘴巴对着水盆吹水泡,教他只准如何如何用鼻子练习吸气出气,教他嘴巴只能吹气,不能吸气。刚开始练习吹水泡,周学宝心里总是好慌,心里一慌,就用嘴巴吸气了,一用嘴巴吸气,盆里的水泡就炸了。教了大概半年多时间,这个聪明的孩子,就练会了吹水泡时用鼻子换气了。接着,爷爷再让周学宝用嘴巴朝盆里练习吹水泡的时候,就在旁边念喇叭曲子。爷爷念多长时间曲子,周学宝就得吹多长时间水泡,曲子不停,盆里的水泡不准吹炸。这就是喇叭艺人常讲的“腹式呼吸”。同时,也是吹喇叭的艺人练的童子功。在这个基础上,爷爷才开始教周学宝吹喇叭。

周学宝学吹喇叭记性特强。四岁时就能用小喇叭吹奏《大出殡》和《孟姜女哭长城》啦。

周学宝四岁以后,村上人就能看见他经常在早晨,起早跟着他爷爷、他爹、他叔叔到他家屋后边滩河岸上练习吹喇叭了。

有一年冬天，村上有人从周家班门口经过时见门楼子下边的双扇门有一扇子没关，一瞟眼看见家院子里边有一个白头毛老头坐在小板凳子上晒太阳，白亮的阳光照在他脸上。那老头的脸是四方大脸，脸上雪白干净的，可惜的是两个眼皮深深地凹进两个大眼眶里边去，没有眼珠子了。那个老头是个双眼瞎的瞎子。白头毛老头就是周学宝的太爷爷，叫周天风。失散有怪好几十年了，是爷爷那天去蚌埠在天桥下边偶然遇上的。当时太爷爷在地上捡到了一盒洋人扔的铁罐头，一个披头散发胸部赤裸着两个大奶子的女人看见了，就扑上去想从太爷爷手里抢走，太爷爷不给，就两手抱着铁罐头护在胸前趴在地上压着，女人夺不下来就骑在太爷爷身上把他当马骑着，一脸傻样地笑着叫着。那里围着一群人在看在笑。太爷爷被疯女人骑在腿裆下边，嘴里还一个劲地说：答应，答应，你是答应……

爷爷跟太爷爷相认时就抱在了一起哭，哭过了，说叔，咱回家。太爷爷就说回吧。

回来的路上，爷爷告诉太爷爷：“叔，自从那年你去到北京钟古楼那里参加大清第一喇叭乐师选拔赛，当天你就失踪了。叔你失踪以后，娘就日夜想你，整天不吃不喝，没过多少天，娘就死了。”爷爷讲得一脸都是泪水，太爷爷却像是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

那可不是，那些往事的确太遥远了。

太爷爷一被找回来，爹跟叔叔俩就都忙着把院子里东边那间盛农具的小偏屋腾了出来，又拿大扫帚把屋里的地上和墙上打扫了一遍，洒过水，放了一张木板床，就让太爷爷在里边住了。

太爷爷是何等人，村上人一概不知，只知道他是一个满头白发乱糟糟的瞎老头。他一天到晚不出屋，到了吃饭时候才从那间小偏屋里走出来，吃过了饭伸手朝嘴巴上一抹，再走进那间小屋里就待着不出来了。每天只有到了天黑，太爷爷才悄悄地走出院子，他是去屋后拉大便的。屋后面

用树枝架了一个茅厕。虽然天黑看不清路面了,太爷爷就用一只手扶着外边的院墙,顺着墙根走,一走就走到了。没过多久,那里就被踩出来一条土坷垃路了。若是周学宝看见了,就用手挽着太爷爷的手,一直挽到茅厕跟前,等太爷爷拉过了,再用手挽着太爷爷的手一起走回来,一起走进院子,把太爷爷搀进那间小屋。

不过很快就从村子里传出来一个猜测:周大头从哪找回来的他这个瞎叔,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哩。你看他个子高高的,方方正正的,皮肉还雪白干净的皮肉,说不定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呢。

太爷爷的确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些,在周家班,只有爷爷奶奶、爹和叔叔,知道太爷爷几十年前的那些事,就连娘也是嫁到了周家以后才听爹讲过。

几十年前,太爷爷凭着他那支百战不衰的喇叭,带着周家班贸然闯进了北京,很快就成为北京城吹喇叭的头牌了。爷爷的爹死得早。爷爷的爹是周家班第一代掌门,喇叭吹得也好。爷爷的爹死了以后,是爷爷的叔叔继承了掌门。那些年,周家班的喇叭响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那时候,爹和叔叔都还是小孩子。当时由于爷爷的叔叔年轻好胜,去到钟古楼那里参加了大清第一喇叭乐师选拔喇叭对篷,爷爷的叔叔金榜夺魁,人又长得白净,得到了太后娘娘的赏识,爷爷的叔叔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

太爷爷确实被选上当宫廷里吹喇叭的乐师了。

宫廷乐师就是专职为宫女唱歌跳舞配乐的。宫女是皇上的玩物,皇帝一有雅兴了,就把宫女唤来玩玩,让她们唱歌给他听,让她们跳舞给他看,皇帝听过瘾了,看过瘾了,就把得宠的宫女留下来,在床上跟她交流。

据说,中国自唐朝以来,每一个皇帝执政时期,宫廷里宫女都有数百上千。或许正像唱大鼓唱扬琴的艺人唱的那样,有名的七十二,没名的多如鹅毛。艺人们讲的有名,指的是宫女的封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宫女的职称。自唐朝开始,就明确地给宫女划分了七个级别,以清朝为例,最

初级职称叫答应,比答应高一级的叫常在,接着是叫贵人,叫嫔,叫妃,叫贵妃……最高的职称叫皇后。说起来很有意思,譬如说,晋升为答应的宫女,就有机会接近皇帝,可以随叫随到了。如果皇帝叫你,你答应,去了以后,皇帝觉得你不错,就跟你在床上交流,你就能再晋升一级,叫常在了。当然,话又说回来,答应想被皇帝叫过去,那几率确实也不高,可能你一辈子也没被皇帝叫过去哩。

宫廷里的乐师被管得特严——特别是像对太爷爷这样有“小鸟”的乐师。宫廷里的乐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太监,太监就不一样啦,太监身上没有“小鸟”。

没有“小鸟”的乐师,再想跟宫女好,又能好哪去? 要说也是,宫女是皇帝的玩物,一个个美若天仙,那是专为给皇帝享用的,哪能随便地让别的男人享用呢?

太爷爷那时候三十来岁,又是个有“小鸟”的处男,从来又没有遇上过宫女那么俊溜的小女孩,乍一遇上了,还那么多,心里能不像长了草一样搔心吗? 他那两只漂亮的大眼睛,总是好脱离工作岗位,看一次,还想再看一次,看多了,太爷爷夜里就有想法了。

宫廷里,每年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宫女们爱三三五五地聚在一起到后花园里去玩耍,看花,再看花上飞来飞去采蜜的小蜜蜂,玩到高兴处,宫女们像一只只小鸟样在花丛间唧唧喳喳,接着就成双成对地在一起嬉戏。太爷爷因为心里像长了草,没事的时候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待在屋里寡闷的,所以每一次有宫女去后花园玩耍,他就隐身于一个闲静处偷看宫女们的芳容。一天傍晚,有个长脖子的宫女,在嬉戏中,跑丢了一只绣花鞋,就弯着细腰在花丛间东找西找没找着,几个宫女见天色晚了,都纷纷跑回宫里了,撇下长脖子宫女独自一人还在那里空着一只脚找鞋子。太爷爷一见机会来了,就闪身过去殷勤地帮着她在花丛间找,太爷爷这一边找找,那一边找找,终于在一株小花树底下找着了那只黑布帮上绣着一

朵白牡丹花的鞋子。太爷爷就脸上笑笑地伸出双手把那只绣花鞋子递给长脖子宫女,长脖子宫女也伸出双手笑笑地接着了。虽然谁都没说话,但是两个人的眼睛却在说话哩。就在长脖子宫女抬起头来伸手接鞋子的时候,她偷偷地看了太爷爷一眼,碰巧遇上了太爷爷也在偷看她的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她羞得脸通红,连雪白的脖子也红了,慌慌地低下头忙把那只鞋子穿在脚上,头也不抬地就跑走了。

那天晚上,太爷爷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里老是出现长脖子伸手去接他递的鞋子时,那两只黑黑的、长长的眼睛和她那羞红了的长脖子。

又一天的傍晚,当太爷爷又隐身于那个地方偷看宫女们在后花园里玩耍时,他发现那个长脖子宫女在花丛间玩着玩着就悄悄离开了她们,独自一人站在花园旁边的一颗老槐树下,看着西边的太阳,看着,看着,就走神了,两只长长的眼睛在发愣。

后来一连好几次,太爷爷就发现那个长脖子宫女总是爱一个人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两眼看着夕阳发愣。太爷爷觉得她发愣的时候,两只眼睛既可爱又可怜,就想过去跟她再见见面,说说心里想说的话。但是,太爷爷却不敢。

不敢,也得把它说出来。不说出来,老是憋在心里怪煎熬人的。因为太爷爷是天才的艺术家,他是全国吹喇叭的第一高手,最终,太爷爷想到用他的一支小银喇叭把他心里想要对她说的话吹出来,传递给那个长脖子宫女,于是在一天傍晚,太爷爷就吹了。长脖子宫女听见了喇叭声以后,即刻感动得泪流满面,心说:咱总算寻找着知音哩。她就如痴如醉地顺着喇叭声找去了,一下子就找到了在后花园后门里边紧挨着院墙搭的那间小柴棚子。太爷爷正用心吹着那支《拉心曲》。两人一见面,就好上了。那是一间修花匠专为用来盛死花烂草的小草庵子。一个是俊男,一个是美女,两个人一好上了,就等于干柴遇上了烈火,于是就在烂草堆上燃烧起来了。事罢,长脖子宫女告诉太爷爷,她叫答应,家在河北沧州,十

二岁进宫，十四就被封了答应，现在二十五岁哩，也没被皇上叫过去一次。

其实太爷爷哪里知道，凡是有封号的宫女，都是皇帝的女人，皇帝的女人，那是不能随便日的。紧接着，柴棚子外边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几个太监乐师就闯了进来，把两个男女赤裸裸地押到了后花园里。当着太爷爷的面，几个凶狠的太监用白绫布把答应像薄饼卷大葱一样卷起来，然后用胳膊举过了头顶丢进了旁边的枯井里。

太爷爷绝望地哭喊着：

“答应呀，你死得好惨哪，是我坑了你呀！答应，是我害了你呀！答应，答应呀，答应呀……”

太爷爷的泪眼望见了盖在那眼枯井上面的那块青石板，在夕阳的余晖里被染得红得像血。还有生长在井口四圈子的那些花草，也红得似血。

太爷爷在万分悲痛中，明知接下来就临着他死了，于是太爷爷就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

“答应，你慢点走，俺这就陪你去喽——”

但是，监斩官是乐官陈喜，陈喜也是太监乐师出身，却不想让太爷爷死。

乐官陈喜祖籍是河南灵宝县人，他从小就喜欢听吹喇叭。他对吹喇叭的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太爷爷入选宫中当吹喇叭乐师，就是乐官陈喜在太后娘娘面前举荐的。按说，在宫中，乐师和宫女奸情败露了，两人必死无疑，但乐师陈喜却又对太爷爷情有独钟地赏识：在他心目中，太爷爷是吹喇叭的天才，是大清独一无二的喇叭王，心想真要是把他处死了，天下就再也没有能吹这么好听喇叭的艺人了，把他处死真的太可惜咧！可乐官陈喜却又不肯违抗宫廷的戒律。他就蹿过去照着太爷爷的小白脸“叭！叭！”扇了两巴掌。

乐官陈喜的两巴掌扇得特响，太爷爷脸立即肿得像大馒头一样了，两个鼻孔里还直往外淌血。